

环球时报社◎著

真话中国

A TRUTH-SPEAKING CHINA

环球时报社评 2015 (上)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环球时报社◎著

真话中国

A TRUTH-SPEAKING CHINA

环球时报社评 2015 (上)

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真话中国: 环球时报社评. 2015 / 环球时报社著.

—北京: 人民日报出版社, 2016.2

ISBN 978-7-5115-3620-4

I. ①真… II. ①环… III. ①时事评论—中国—文集

IV. ① D609.9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22389 号

书 名: 真话中国: 环球时报社评. 2015

著 者: 环球时报社

出版人: 董 伟

责任编辑: 曹 腾 葛 倩

封面设计: 吕雪梅

出版发行: 人民日报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

邮政编码: 100733

发行热线: (010) 65369527 65369509 65369510 65369846

邮购热线: (010) 65369530 65363527

编辑热线: (010) 65369523 65363486

网 址: www.peopledaily.com.cn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mm×1000mm 1/16

字 数: 959 千字

印 张: 64.5

版 次: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5-3620-4

定 价: 138.00 元 (上下册)

编辑说明

作为环球时报的重要特色，环球时报社评的核心竞争力优势突出，品牌价值日益凸显。一直以来，在环球时报“解读复杂中国，报道多元世界”的办报理念指引下，环球时报社评以明辨是非为原则，用对应现实、对应心灵的“真话”，触及敏感话题，解读复杂中国，表达主流观点，阐释中国立场。其独树一帜的评论风格，被誉为中国民间舆论的代表性声音。

环球时报 2010 至 2011 年 4 月的部分社评曾由科学出版社以主题分类的方式，出版成书《讲真话的中国：环球时报社评精选（2010-2011）》。为了突出环球时报社评的史料价值，现将自 2009 年 4 月创办环球时报社评以来的社评文章一并按年份为序，重新由人民日报出版社编辑、出版。在此对科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，深表谢意。

为增加一个了解环球时报社评的视角，本次出版收入了科学出版社出版的《讲真话的中国》一书中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米博华的序言《聚众人智慧，成一家之言》和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的序言《环球时报社评是怎么写出来的》、《微博时代的环球时报社评》，相信会给读者朋友阅读、理解环球时报社评以参考。

聚众人智慧，成一家之言

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 米博华

作为一个新闻评论工作者，对报纸上的楷体字往往有特殊的敏感。近一年，开始注意《环球时报》（下称时报）刊发的楷体字——“社评”。一家报纸能够不间断地发表社评，没有足够的办报经验和高度职业化的团队，是很难做到的。

也许是因为职业关系，对评论作品比较挑剔。正如经常鉴赏佳茗，一般茶品很难得到首肯。往往从那些“不容置疑”的论点中看出大可置疑的破绽，从那些高头讲章中发现跑风走气的漏洞。有时，会拿出笔来，在已见报的言论作品中，删去多余的废话。当然，在看到好作品时，不禁两眼发亮，脉动加速，含玩不已；甚至剪贴下来，学习观摩。

时报的社评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社论的看法，这与时报反映民间声音的定位有关。时报是有影响力的报纸，但不是机关报；是解读世界和中国对外行为的媒体，但不是外交机构。它是以民间声音反映主流意识形态的一张报纸。这样的定位赢得了游走于官方和民间的广阔空间。它可以着正装，也可以穿短衫；它可以很“外交”，也可以免去客套。嬉笑怒骂，多是聊备参酌的意见；咳唾成文，又未必不是政策的宣示。这恰好弥补了中国报纸长久以来的一个缺位，也因之获得滋生发荣的机会。这里说的改变了人们对社评文体的看法，是指从话题的设置到内容的拓展，从体裁的选择到语言的表达，完全可以不拘一格。时报的社评，没有多少自缚手脚的约束，没有多少瞻前顾后的顾虑，没有多少抄袭成例的拘谨。当然，时报的立场始终以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为责任，不在舆论场上随波逐流，这一点从不含糊。它是以特殊方式和极富个性的表

达，反映中国人的立场，传播中国声音。

从新闻业务角度讲，时报的社评有不少值得学习之处。

在很多情况下，政论家和政治家看问题的角度不同，处理问题的方式迥异。政论家重说理，是非曲直必呈现于文章；政治家重实务，趋利避害中必计较得失损益。因而，也就有了“只做不说，多做少说，不说不做，少做大说”等等的选择。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，实务的思维方式也许并不为政论家所理解；反之，激扬文字也未必能够解决棘手的问题。这是办报的难处。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与我多次探讨舆论导向等等问题，比如，这样的选题是否太过敏感，那样的表达是不是犯忌。其实，许多专业话题非我知识所及，提不出太好的意见。但从以往的实践来看，似乎没有什么话题是绝对禁区，问题在于说些什么，怎样去说。作者的立场决定选题的方向和分析问题的角度，这不能回避也无法隐藏。无论多么复杂的情况，无论多么敏感的话题，我们必须郑重回答：讨论这样的话题，阐明这样的立场，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利益，是否有利于发展的大局。如果“是”，那就不应该有什么不安。领导和读者都会看明白作者立论的出发点。立场不对，即使最精妙的“春秋笔法”也站不住脚。时报的社评并非篇篇完善，但是它的立场是明确和坚定的，那就是热爱祖国、维护正义、追求进步。光靠这个未必都能干得漂亮，但没有这个，绝对难以立足。

聚众人智慧，成一家之言，是所有有成就政论家的独特本领。即使是李普曼这样的奇才，旗下也少不了庞大的智囊团队。时报的社评之所以能在策划和见识方面高出一筹，有赖于开门办报的运作方式。锡进同志和我说，社评创作依靠两个资源，一是编辑们讨论，二是听取专家意见。之后，改写定稿。这和我们习惯的领导出题，编辑撰稿，主任改稿，总编定稿的创作流程有很大不同。显然，“发散式”比“直线式”，更符合思想产品创作的规律。人民日报“任仲平”文章的创作机制也大体如此。有人说，评论家应该很专业，擅长理论思维；评论家有时也很业余，因为评论所涉及的知识内容，评论家未必了解。“一切都评”的评论家很为读者所诟病。经验告诉我们，评论家必须广泛收集各类信息，尤其重视向专家学习请教。评论家不必也不大可能掌握从天体物理到对冲基

金，从税制改革到动物保护等多学科多方面知识，但评论家必须从政治的视角辨析是非，阐明立场，纠弹谬误，宣示观点，给出科学的思想方法，给出解读新闻的正确思路。

没有立场的对峙，没有观点的交锋，也就没有评论的魅力。时报的评论大多与国际舆论斗争有关。大国博弈不会停止，也不可回避，在国际大家庭中我们不会永远是默不作声的一员。时报在这方面担当了重要的角色，几乎在所有涉华问题上都直面论辩对手，直击谬误的观点。虽然在情势峻急之下，不计辞色的尖厉，不掩郁闷的心情，直率地道出中国人的心声。这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外交工作折冲甚至转寰的空间。从评论业务角度讲，驳论也是最富激情、最具挑战的一种工作状态。寥寥数语，揭破骗局；短短数行，是非立现，不亦快哉！时报应保持发扬这种风格。当然，在和平发展的历史进程中，中国会面临更多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，我们应该表现出足够的从容、理性和谦虚，充分展示维护世界和平，促进和谐发展的善意，展示负责任的新兴大国的形象。

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·奈说，“传统观念认为那些拥有最强大军事力量的国家将夺取优势。但在信息时代，真正的赢家是那些最会讲故事的国家（或非国家组织）。”这显然有些夸张，但也不无道理。中东和北非一些国家被弄得狼烟四起，固然有内在原因，但也确实有西媒的“忽悠”能量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国际话语权这个话筒要抢，国际舆论这场舆论仗我们要应。时报社评初试已见锋芒，日后亦必大有可为。

是所望焉，谨序。

《环球时报》社评是怎么写出来的

胡锡进

(一)

总编辑长期做报纸社评的主笔，这种情况很少见，我就成了这样的特例之一。我为此挺惭愧的，我这样每天做评论员应该做的事，说明我不是个好领导，丢了该做的“正业”。

形成这个局面很偶然，也很无奈，是被“逼”出来的。我是大约从2010年春季开始参与环球时报社评直接写作的。在此之前，我只敲定题目，审读最后的成稿，但主管社评的丁刚同志离开环球时报，打乱了我们的工作。丁在环球时报广受尊重，所有人都叫他“丁老师”，他要出国另有重任，大家都慌了。没有人能接替他，我作为总编辑只好咬牙亲自上阵，详细修改每一篇文章，由于起草社评的同志都很年轻，修改的文字量很大，逐渐我们形成了一套新的操作机制，也意外形成了新的思辨角度和语言风格。

时至今日，社评的操作模式大致定型。每天上午，社评编辑与我共同协商形成社评题目和文章的基本思路，之后，负责社评的编辑开始打电话，向一些专家询问他们就社评话题的观点和看法，到了晚上，编辑将各种看法归纳在一起交给我，有时编辑还写成文章草稿。我会阅读编辑准备的各种材料，包括专家的意见，然后我本人和这名编辑一起撰写社评，我口述，编辑在电脑上记录。他们不是一般的记录，而是一边记录我的话，一边根据他们白天围绕这个话题掌握的各种信息，修正我的

看法，指出我的话和专家的意见有什么冲突，或者与他们了解的情况有什么别的出入。由于这名编辑经常要换，他是否对这个话题准备得更充分，是否能对我的口述做出有说服力的修正，对社评的质量会产生一定影响。

社评写出后，这名编辑要立即把成稿传给几名专家，征求他们对社评观点直到文字的具体意见。这样能给我们做第一读者的专家，至今已发展到近百名，每天参加进来的不少于2名，他们包括王缉思、房宁、汪晖、丁刚、潘维、崔之元、张维为、金灿荣、张颐武、楚树龙、王逸舟、彭光谦、杨恕、李希光、喻国明、殷罡、陶文钊、贾庆国、傅梦孜、袁鹏、吴心伯、孙哲、杨伯江、吴怀中、冯昭奎、李伟、宿景祥、丁一凡、何辉、唐岚、蔡佳禾、倪峰、喻晓秋、张胜军、陈先奎、朱锋、周立、李国祥、王林昌、吕超、张链瑰、易宪容、张召忠、戴旭、沈丁立、徐以骅、胡岩、庚欣、张军、何伟文、何茂春、周世俭、刘江永、王帆、余万里、杨帆、闻一、杨承军、王少普、张祖谦、高祖贵、李伟建、江时学、吴白乙、黄大慧、高洪、李彬、李绍先、刘军红、梅新育、倪乐雄、朴键一、王小东、宋晓军、时殷弘、郑风田、郭浩、寒竹、贺文萍、樊吉社、翟崑、谭亚玲、闫小波、刘冲、曹黎明、刘洪玉、雷家骊、张燕生、张立平、雷少华、达巍、赵可金、沈逸、吴冰冰，等等。

看看这些专家的名字，就会发现，他们来自中国思想界的各个领域，所处的地方也遍及中国的大江南北，他们的研究面几乎涉及中国改革开放的各个方面，以及这个世界的各个层面。他们给我们提出大量意见，编辑记录下这些意见，我会认真看。这些意见我们虽没有全部采纳，但每天都会采纳一部分，有时甚至根据反馈意见对文章做重大修改。因此，环球时报社评虽然由我和编辑部的同志们撰写，但它的每一篇都容纳了来自全社会的大量思想，他们具有广泛的社会认同度，甚至可以说，环球时报社评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主流社会的声音。

(二)

一些知识分子喜欢用“左派”，甚至用“民族主义”的标签来概括环

球时报以及社评的倾向。我个人觉着中国现在对“左”、“右”的划分是混乱的，通常被称为“右”的那些人，很多言行非常“左”，有很强的“革命者心态”。如果硬要贴个标签，我们愿意称自己为“实事求是派”。我们愿意为中国的主流社会、为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代言，我们一直在努力这样做，态度很真诚，我们反对哗众取宠，将少数人的意见硬说成社会公众的意见。

环球时报的发行量和实际影响力这些年不断上升，它已是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，它印证了我们的价值观与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一致的，我们为中国社会代言不是一句口号。

环球时报的写作风格是逐渐形成的，它的形成动力就是我们对实事求是的追求，是我们讲真话的愿望。我们想说什么样的真话呢？我想，最大的一句真话是：中国是个复杂的国家。如果把环球时报所有社评加在一起当成一篇文章来读，这句话可以做这篇文章的标题。我认为这的确是一句真话，而且是被舆论场常常忽略的一句真话。我们经常读一些评论，很多写得非常精彩，观点也很鲜明，价值观尤其鲜明。其中一些广泛流传互联网的文章，包括一些报纸的社论，时效很快，针对的事情非常具体，论点很尖锐。在拜读这些评论的同时，我们也感觉到它们同我们带着世界观感回望中国时的感受，有不一致的地方。

我们提出要“站得更高些”，而所谓“站得更高”，就是能从更多的角度来看同一个问题，发现其中被忽略的事实，以及从单一角度不可能感受到的别样情绪。我喜欢打一个比喻，我们写一条河，这条河的真实是什么呢？一个船夫驾船激流勇进时，看到了惊涛骇浪的河。一个人坐在山头，看到了大河在山间的蜿蜒东去。现在很多人喜欢写河上浪花滚滚的断面，写不同渔夫的独特感受。他们没有错，这些写作呈现了生活的丰富多彩，以及各种痛苦和纠结。但环球时报挂“环球”之名，就要站得更高，它天然地要求我们要把广泛和凝练结合在一起，于是我们的写作这样展开了：我们既写渔夫看到的河的激流，也要写坐在山头看到的河的蜿蜒东去，我们要写一条立体、完整的河。

站在这样的“全景”视角上，看到的東西的确挺多也挺特别的，会产生一些对“中国复杂”的理解。我承认，“全景”也有局限，它有时会

带着我们掉入对复杂角度的刻意追求，造成写一些文章时会有类似之感。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我们尽可能广泛地听取专家们的意见，打破自己的思维定式，力争让文章常写常新。

(三)

环球时报社评的一大特点，是我们经常触碰“敏感话题”。有人说我们“胆大”，其实所有人的胆子都差不多大，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看这些“敏感话题”，或者说，它们是否真的“很敏感”。通常来说，一个话题之所以敏感，大概是因为这个话题用以往的报道和评论方式不太好说，或者无法说透，会对公众造成误导。比如人权话题，一直有两套话语，一套是西方的话语，跟着这种话语跑，媒体就成了西方价值观的传声筒。另一套话语是中国官方的声明语言，它很严正、标准，但由于是官方语言，话语总量有限，很难展开，无法为大量日常的文章提供充分材料。由于西方对中国官方表述已经很熟悉，用它们作为媒体评论的骨干部分也很难收到效果。为在这个领域有所作为，我们尝试跳出官方话语体系，采取说“大实话”的方式，表达中国主流社会的观点，传达民间的态度，从而逐渐做到在“敏感事件”发生的第一时间撰写社评，用发声，而不是沉默的方式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。

在谷歌事件、朝韩冲突事件、诺贝尔和平奖事件、中东“革命”、中国“茉莉花革命”，以及艾未未事件中，我们都做到了第一时间撰写社评。这些社评不少是当时中国媒体上唯一的评论，因此很“抢眼”，有的还引起争议。但我们认为，这些评论有多“正确”或“不正确”，今天的人无法对它下结论。现在能够说的是，这些评论大多是中国主流社会藏在心里一直没有公开说的话，能把它们写出来，公开发表，不管我们写得是否准确，都算得上是一点“突破”，也是在中国新闻事业不断进步的大潮中，我们做了一份自己的微薄贡献。

环球时报社评开始写的都是国际评论，由于围绕着发展模式，中国与西方不断发生摩擦，中国互联网上就这一问题的争议也逐渐升温，我们把一部分社评的题目给了这一领域。这并非我们刻意做的，而是由于

环球时报的报道领域正被这个时代强迫着不断扩大，我们无法回避以前我们可以轻松绕开的话题，我们只能面对它们。

触及各类“敏感话题”，使我们在国内媒体中逐渐显得有点与众不同，加上所有社评中英文版同时刊登，国际上对环球时报社评的关注度迅速增高，每周世界媒体都对环球时报的报道做大量转引，其中对环球时报社评的转引率最高。这让我们在难免有些欣喜的同时，也感到压力，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写出荒谬的东西，会在多大范围内引起世界舆论的误解。这样的压力转化成了我们更加严谨工作的动力。

(四)

说真话，不仅要求我们能够做到真正从多个角度看问题，还要求我们在行文中避免假话和空话，使每一句话都对应现实，也对应我们自己的心灵。

我们的原则是，社评的每一句话，既要有前后的逻辑，又要和现实相对应。所以写一两句话，我就问编辑一句：是这样吗？你同意吗？我们非常警惕不要按照逻辑一直陈述下去，因为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，一句陈述在上下文中很合理，但和现实一对照，就会发现这句话“飞了起来”，脱离了实际。另外，开始时我们发现很容易说一些逻辑上看似正确，但却不是我们真心想说的话。比如，有一次写下“一个团结、强大的欧盟符合中国的利益”，回过头来问自己，这是我们的真心话吗？它更像是官员们说的外交辞令，那么还是让外交官去说吧。

由于所有文章都是仓促之作，初稿一般要在一个半小时内写成，每天晚上我要看环球时报的几个重要版面，因此细磨社评的时间很少，只能利用零头碎脑的“小时间”。因此要非常感谢前文所述的阵容豪华的“第一读者群”。他们的意见反馈回来后，我们会根据这些意见修正文章的观点，如果还有时间，我就会在文字上磨一磨，争取想出来一两个形象、贴切的比喻，增加文章的“文眼”，但不是每一次都能做得让自己满意。

回过头来看这些社评，我们发现有的文章还是有雷同之处，比如，

“视距”、“不确定性”这两个词都不只在一篇文章中用过，“复杂”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尤其高。这表明我们的思想和语言仍远远不够丰富。另外，不同的文章之间也有观点不一致的、甚至看上去像是相反的情况。这有两个原因，一是不同文章的侧重点不同，二是我们的思想确有困惑、矛盾之处。我想，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，这种困惑和矛盾或许是整个中国的真实思想状态，犹豫和坚定同时存在绝大多数人的判断和选择中。那些看上去永远“很坚定”，永远“特别左”或者“特别右”的人，或者是为了某种利益装出来的，或者是一些偏激者。

(五)

环球时报的社评引来一些好评和鼓励，也招来一些批评甚至谩骂。根本原因还是我们写了别人不去碰的东西，在一些人希望我们沉默的时候，我们没有那样做。尽管我们自己努力保持视角的多样化，让文章远离偏激，但一些人对我们的批评态度是已经预设好了的，与我们的文章是否做到了“平衡”没什么关系。

我想这是中国社会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。现在的舆论环境很不适合思想争论，一争论就变成尖锐对立，很多人用口号代替争论，试图一说话就压倒对方。不仅网民这样，一些知识精英也有这种倾向，大家往往把价值判断放在求真之上，实事求是的精神就这样被打了折扣。

不管别人怎么看，我们把求真作为写社评的第一原则。这个真一是与现实的对应，二是与人心的对应。除了我们自己的看法，我们把代表中国社会大多数人的看法作为自己的写作目标，有时所有人都对我们的社评不完全满意，这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我们远离了公共意见，因为我们寻找的不是某一个人群的意见，我们在寻找社会的“最大公约数”。

环球时报的社评，有一部分是批评美国或西方国家，也有在具体冲突中批评日本和韩国的。国内外都有人就此批评我们“民族主义”，但这是一个价值判断色彩很强的词汇，并无助于对环球时报新闻业务的客观分析。其实环球时报同日本、韩国以及美国外交当局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。我本人这两年曾受邀率环球时报采访团赴日本、韩国访问，受到非

常热情的接待和很细致的采访配合。对方对我们回国后所写文章的客观性给予很高评价。外国媒体这两年与环球时报接触很多，很多驻华大使造访环球时报，他们虽与我们存在意见分歧，但都同意我的这样一个总结：环球时报真实反映了中国民间在一些对外敏感问题上的态度，这可以减少外界对中国的误判，这种实事求是的表达对中外发展可持续的关系是有益的。

总的来说，环球时报 2009 年 4 月刚开设社评栏目，我本人长期做一线记者，堪称写评论的新手，和我一起写社评的几位同志都很年轻，大家只能摸索着干。我深知，出一些差错是我们很难避免的，但好在中国社会比过去宽容多了，我们修正错误的机会，总是比犯错误的机会更多。所以，这次结集出版环球时报社评集，我们也没有对当时发表的原文做任何改动，就让他们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吧。这是我们的一段经历，也是这个国家这几年极不寻常经历的一段原声记录。

2011 年 4 月

《真话中国：环球时报社评》再序

微博时代的环球时报社评

胡锡进

《环球时报》新的社评集出版，我期待社会的批评和接纳。2011年2月份我开了微博，这次重新结集出版的社评，很多都是在那之后写成的。微博上的互动像是打开了一扇窗，让我看到了中国最活跃、也最复杂的一些部位。这些信息经常很强烈，对我和同事们观察、思考世界的角度会产生一定影响。

《环球时报》社评触及国内话题的时候越来越多，与我每天上微博不能说没有关系。我本人经常把社评的内容摘几句放到微博上，或者以一条微博为基础，将它扩展成一篇社评。《环球时报》与互联网舆论场扭得很紧，微博是个重要原因。

《环球时报》社评同我的微博因此形成了较大程度的一致性。然而，我们不会让自己的工作被微博主导，尤其是，我们不会为了在微博上获得大量转发和好评，就刻意设计社评的话题和写作方向。在大多数情况下，这种关系是反过来的。微博的内容服从社评，即使那条微博受冷落，或者受到一些网民的批评。

我对《环球时报》社评受到大多数读者的欢迎很有信心。事实上，最近两年社评已经成了《环球时报》新的核心竞争力，社评吸引的关注开始与《环球时报》头版的内容并驾齐驱，社会上的大量反馈都是关于《环球时报》社评的，外电转引《环球时报》的内容，有相当一部分是摘引我们的社评，从影响力的角度看，《环球时报》社评已经成功。

就社评的内容来说，我也很有信心。我本人是《环球时报》社评的

主笔，但每一篇社评都吸纳了中国一流专家学者的意见，有《环球时报》团队的精心操作，很极端、荒谬的观点不可能走进《环球时报》社评。在很多时候，我们的社评反映了社会主流情绪及各种其他情绪的“最大公约数”。

微博上有人攻击我和《环球时报》“自相矛盾”，是“墙头草”。我在微博上的自定义就是“复杂中国的报道者”，“报道多元世界，解读复杂中国”写在每天《环球时报》的报头下面。我想说，矛盾性是认识今日中国的基础。我不认为一些人只选择批评或只选择赞扬这个国家是不可以的，但我认为他们那样做肯定是不全面的。他们那样做有他们的道理，但我们揭示中国真实的复杂性，这样做的道德理由和依据至少不比他们那样更少。

有人认为中国社会在分裂，能不能这样下结论另说，但舆论的分裂的确相当明显。在这种情况下，《环球时报》的社评总是触及尖锐问题，反过来这些社评引起争议就十分自然了。我们并不愿意坐到被争议的风口浪尖上，但如果我们说自己的真心话，并且把实事求是放在写作社评的首要原则上，还是会引起一些争议的话，那也只能随它去了。

最近一两年，国内新闻的受关注度持续上升，国际新闻影响力下降。这是中国国内新闻越来越开放的必然结果。然而中国所处的国际竞争大环境没有变，其严峻性反而越来越紧迫。中国国内的事态环境与世界大格局只能越来越息息相关。这要求中国公众在沉浸于身边事的同时，一定要有抬起头来的时间和兴趣，“重新”看这个世界。否则我们好像把国内的事情越掰越清楚，实际上我们却可能在陷入大的迷失。

站在世界第二位置上的中国，未来的战略环境有可能变得很凶险。这些凶险将通过互联网及各种渠道“润物细无声”般融化在中国社会最较劲的那些节点上。《环球时报》首先要原汁原味地呈现世界的复杂和各种战略雄心之间的竞争，我们还试图抚着自己的良心，以自己未必全面的见识，对这场关涉中华民族命运的复杂博弈，做力所能及的疏理。

我相信中国的前进是由合力推动的。希望中国走向光明的未来，回放舆论的交响乐时，其中有《环球时报》的那声呐喊。我总是对同事们说：让我们与中国崛起共荣辱。

目录

CONTENTS

- 001 / 外滩踩踏，除了追责还有什么重要
- 003 / “高级黑”是官僚主义冒出的傻气
- 005 / 脸谱封中国异见人士的号，有意思
- 007 / 别让韩媒告诉我们朝鲜逃兵进了中国
- 009 / 阿扁出狱，民进党胜选吓怂台湾法治
- 011 / “西点雷锋”真假，破大点事该说够了
- 013 / “武媚娘”风波，社会发发烧或更清醒
- 015 / 法国和整个欧洲面临严峻考验
- 017 / “升国旗”遭美斥，台湾被打脸自找的
- 019 / 怒斥恐怖主义不等于挺争议漫画
- 021 / 欢迎“7万亿”，它肯定有别4万亿
- 023 / 幸亏中国当年勒裤带造出两弹一星
- 025 / 力挺欧洲反恐，莫为争议漫画站台
- 027 / 出租公司、司机、乘客都是“利益集团”
- 029 / 《查理周刊》再画先知增印百万欠妥
- 031 / “老虎苍蝇一起打”等或成永久成语
- 033 / 李嘉诚“撤资”，内地人受惊就太怂了
- 035 / 黄浦官员因豪华餐出丑真是活该
- 037 / 欧洲乱了将有利中国，真的吗
- 039 / “港独”荒诞不经，却不可当笑话看
- 041 / 军队自绑16恶人，人民更相信子弟兵
- 043 / 80年代值得怀念，更值得超越
- 045 / 对一些人和事，官方沉默也是态度
- 047 / 坚信警民一家，是新闻不走样之本